

生存·密码·超越

——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

孙秀昌 著



人民出版社

生存·密码·超越

——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

孙秀昌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王芳芳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孙秀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01-008703-0

I. 生… II. 孙… III. 雅斯贝斯, K. (1883 ~ 1969) - 美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7466 号

生存·密码·超越

SHENGCUN MIMA CHAOYUE

——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

孙秀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

字数:387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703-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黄克剑

这里所造访的是 20 世纪哲学日历中一位高尚的智者：在他对所谓“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思辨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原创性形而上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罗丁、安瑟尔谟、斯宾诺莎、老子、龙树等“大哲学家”，以其“颤动着的心灵”作了富于生命感的阐释后，人们也因此印象至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这个几乎终其一生处于“临界”体验的德国人是为寻觅“生存”的真谛而生存的，他以其全副生命培植的“生存哲学”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哲学都更敏锐、更痛切地触到了人类文化危机的症结。

在“生存”引示的哲学视野中，人的灵魂的救赎是从个我灵魂的自救说起的；当雅斯贝斯说“人是仰望上帝的存在”时，事实上他也在告诉人们：“上帝”并不在人性自在的个人的“仰望”之外。诚然，这“上帝”并不就是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造物主，它毋宁是人在省悟到人性的局限而把由突破这一局限获致的祈想中的神性向着虚灵的彼在之境的充量投射。在雅斯贝斯看来，人可能因着生活于感性世界把受制于感性视野的他认定为经验的实存者，也可能因着对所处世界中的事物作对象性的探求认定自己为赋有知解意识的存在者，人甚至还可能因着他以创设的一个又一个整体性观念来规范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判定自己为有着精神断制的存在者；在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被作如此或如彼割裂时人的存在也被作了如此或如彼的割

裂,世界被人作如此或如彼割裂而远离世界的本然与割裂世界的人因自我割裂而远离人的自我是全然相应的。在对割裂世界而自我割裂却又浑然不觉的人们作了如上的提醒后,雅斯贝斯遂就此引导自我割裂中的迷途忘归者自作反省而返回人生之本真。问题不在于弃置人的诸多执著而另辟蹊径,而只在于启示有着质疑和批判潜能的人对人的自我割裂可能达到的视野边际予以质疑和批判。康德的“批判哲学”所演绎的理性是雅斯贝斯所推重的,然而在新的措思理路上,他把它收摄于克尔凯郭尔式的未可替代的个人的生命体验。在质疑和批判中人凭着切己的感受或体验溯向人的本源性,人由此觉悟到自己的“生存”。

“生存”亦即切己的自我存在,这自我存在的切己性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被作为沉思或认知的对象。“生存”意指那种内在的生命体验和个体无所依傍地超越当下的决断,它在世界之内却又不囿于世界加予它的界限,它并不轻弃经验实存、一般意识和精神,只是赋予实存、一般意识和精神以意义而包容或超越它们。如此的作为切己之自我存在的“生存”亦可视为无所不包的所谓“大全”——浑全的“一”——的一种样式,就像经验实存、一般意识、精神乃至世界也是“大全”的样式,但“生存”是一切“大全”样式的生趣所在,是“大全”得以真正被理解或领悟的契机所在。“大全”的所有其它样式只有关联于“生存”才不至于浮游无根而落于空洞枯寂,不过“生存”本身乃是一个总在选择、觅求以缘着值得的种种可能自致自立的过程。“生存”以开放的局量拥抱更大的视界时能自作督责、有所担当,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是因为它从不自限于某一界限,也从不仅仅受动于既得的际遇。“生存”不可以仅以有限视之,“生存”亦不可以仅以无限界说,对于雅斯贝斯说来,“生存”之所以为“生存”是因为它能反省自身的局限以趋于无限。换句话说,“生存”有着“超越”的性态。这“超越”指向虚灵的“超越存在”。因此,雅斯贝斯要分外申明,生存哲学的如下两重悬设虽然在客观上难以确证,却在实践中可能实现:(一)面对这世界的一切威权,人是自律的;个人在他成长过程的最后,在他密接于超越性以及超越性的责任上,他决定了什么是最高的真实。(二)人是超越性的一种根基,在那种至高无上的决定中

去服从超越性，乃是把人带到他自身的存在。

人——就其亲切体验本己之生命或所谓“生存”之意味而言当然首先是作为个我的无可替代的个人——只是在祈向“超越存在”时才真正成为人，但祈向“超越存在”则出于人的自律。这自律亦被雅斯贝斯称作“内在自由”。雅斯贝斯从不曾轻觑以人权为名的“外在自由”，他更多地强调“内在自由”是因为在他看来“外在自由”只有通过“内在自由”才能在人的自我成全（“生存”）上获得其真实意义。而且，他也更深刻地窥见，现代人的内在精神状况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人的可能选择和由此选择所引致的命运。所谓“内在自由”是指作为“生存”者的自我其重心自在的那种自由；它有着某种非对待的性质，其可能赢得则在于个我直面祈想中的“超越存在”时那种寻本溯源的心灵自致。依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的意趣，个我对自身“无知”的自觉是回向生存本源的第一步，这自觉意味着生存体验中的人从一切身外之物中的透出，对牵累于知识而自以为是的态度的弃绝。由自知其“无知”，人遂有志摇神夺般的“晕厥”感，并由此生出心灵的绝望的“颤栗”。随之而来的是人同“非存在”相对而视时的刻骨铭心的“焦虑”，它把人置于生命的“临界”处逼出那本真的人生所不能没有的“良知”。“良知”是从“生存”本源处放出的本明之光，凭着这光的烛照，人有了油然而生的“爱”和作为“爱”的清晰而有意识的存在确定性的“信仰”，并因此产生了借以拓展审观存在之视野的“想象”。“爱”、“信仰”、“想象”一体于“生存”的自由，浑化为精神内向度上的真实的自我。人秉其“爱”、“信仰”、“想象”而践履于现世的活动，被雅斯贝斯称为“无条件行动”，这行动是无条件是因着“爱”、“信仰”、“想象”等价值的无条件。由对存在的生命体验，从人的“无知”发见人的“良知”，由“良知”的无所依恃引生“爱”和“信仰”、“想象”的无所依恃，这是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的最动人之笔。没有寓着“良知”因而孕毓“爱”、“信仰”和“想象”的“生存”，便无所谓“超越存在”，即使强以理智作“超越存在”的悬设，那没有“良知”之根的“超越存在”也只是徒具外在威压的心灵不可承受之累；同样，没有仰望——由“爱”而“信仰”和“想象”——中的“超越存在”，“生存”便会因着所蕴“良知”的闭结而

终于沦为生机消歇的实存。“生存”因“超越存在”而生趣盎然，“超越存在”因“生存”而不再是虚悬于彼岸的超绝实体，但“生存”对“超越存在”永远可望而不可即，“超越存在”对“生存”也永远是那种此在的彼境。“生存”与“超越存在”间的这种亲切而紧张、紧张而亲切的张力述说着“生存哲学”最耐人寻味的奥趣。

犹如一般意识中的“实验”是所谓主观与客观的中介，在生存意识中“生存”与“超越存在”亦有其中介，雅斯贝斯称这种中介为“密码”。“密

呈现不是似乎早已自在于彼岸的“超越存在”对某一偶然个体的显灵式的眷顾,它无宁是“四大圣哲”这样的“生存”典范以其“思想范式的创造”对这一创造方向上可想象的那种尽致或极致境地的呼应。雅斯贝斯认为“超越存在”与“生存”的这种直接照面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的,它只发生在某一不可重复的历史瞬间——因此他分外称述那个可视为其前后所有时代旋转之轴心的“轴心时代”。所谓理性的“思辨语言”即是致思于“超越存在”的成体系的哲学语言,它不舍范畴、逻辑而不囿于范畴、逻辑,“思辨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等以其缜密阐述为这类语言作了最好的示范。所谓“在传达中变得普遍的语言”,则是指诉诸直观形象而祈向超越之维的艺术语言;“超越存在的直接语言”仅在当下瞬间的直接性中,为着将其转换为生存与生存之间可普遍传达的信码,人创造了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神话、史诗、悲剧等言说或表现方式。不过,艺术毕竟有其审美之维,雅斯贝斯为此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仅在审美之维上投诸理想的艺术,他称之为“美的艺术”;一类是作为“超越存在”之密码而言说的艺术,即所谓“真正的艺术”或“伟大的艺术”。这两类艺术只在如下情形中是一致的,即美恰巧展示了“超越存在”或被显现的“超越存在”同时亦被感受为美。雅斯贝斯是鄙弃那种为美而美、无涉于形而上祈求的“美的艺术”的,他所看重的只是系念于“超越存在”而作为密码中介于“生存”与“超越存在”之间的艺术。

“生存”、“超越存在”、“密码”是撑起雅斯贝斯生存哲学之大厦的三个——不可再少的——支柱,然而历来学者考寻雅氏致思之究竟,或由其“生存”推绎“超越存在”之微蹟,或由其“超越存在”疏解“生存”之要谛,罕有人经心理会“密码”——尤其是由艺术这一“在传达中变得普遍的语言”解读“密码”——以阐释“生存”、“超越存在”而窥测“生存哲学”之全旨。绍继前贤、时彦的研索,孙君秀昌将雅斯贝斯“生存哲学”把握为文化危机时代的精神寻觅,由参悟“生存”、“超越存在”、“密码”的价值内涵入手,依着这一养润于“良知”而道德祈向至为明确的哲学的内在运思张力,对其作了略具一家之言的阐示。这题为《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

雅斯贝斯生存美学》的文字由秀昌君的博士学位论文稍作修订而成，其中的瑕谪或可斟酌之处也许尚待指点，但摈绝平庸的那种强探力索则终竟全篇见之于字里行间。其措思之深度当是会心的读者不难体究的，然而至可称述的还当是作者在属文时寓托进了自己瞩目于某种虚灵之实际的生命。

“我是否在青年时代将自己托付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以及托付于哪一位伟大哲学家，这是一个哲学命运的问题。”——秀昌君在他的论究“生存哲学”的文字中引述雅斯贝斯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他钟情于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生存美学，他也借此吐露了他对自己可能选择的“哲学命运”的承诺。

目 录

序	1
绪论 以生命直面生命:兼谈一种“生命化”的研究方法	1
一、天缘的思想相遇	1
二、一种“生命化”的研究方法	4
三、中心命意与整体框架	14
第一章 文化危机时代的精神觅寻	18
第一节 文化反省与时代精神批判	18
一、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历史观批判	19
二、现代技术理性批判	26
三、大众神话批判	31
第二节 “临界”经历与生平	40
一、小引:“我工作,此外我一无所为”	40
二、自然、家庭与生理处境	43
三、社会政治处境	50
四、精神文化处境	52
第三节 哲学家、教育家、道德家	59
一、哲学家与“哲学信仰”	59
二、教育家与“教育信仰”	62

三、道德家与神圣祈向	68
第二章 生存人学与生存美学：“艺术是哲学的器官”（上）	77
第一节 “哲学信仰”：“人是仰望上帝的存在”	78
一、“哲学信仰”提出的人文线索	78
二、“哲学信仰”的人文义涵	79
三、人的自由：“哲学信仰”托底的秘密	89
第二节 “生存”：生存人学的价值主体	95
一、小引：一种对“大海”的隐喻的读解	96
二、“生存：一切大全样式的生命与根源”	99
三、“生存”：生存人学的价值主体	111
第三节 “超越存在”与“大全”：生存人学的超越维度	126
一、作为“生存”之依据的“超越存在”	126
二、“大全”与“生存本体论”	136
三、“绝对的大全”即是“超越存在”	150
第三章 “艺术是解读密码的语言”：“艺术是哲学的器官”（下）	155
第一节 “密码”的韵致：“密码”是“生存与超越存在的中介”	155
一、“密码就是超越的现在世界里的形象”	156
二、“生存是解读密码的场所”	158
三、“密码”的韵致：“密码是生存与超越存在的中介”	165
第二节 艺术的真义：“艺术是解读密码的语言”	168
一、三种“密码”语言	168
二、“真正的艺术”与“美的艺术”	180
三、艺术的真义：“艺术是解读密码的语言”	183
第三节 艺术哲学在雅斯贝斯学说中的地位	201

一、雅斯贝斯艺术历程一瞥	201
二、“在艺术中思考,而不是思考艺术”	205
三、结语:“艺术是哲学的器官”	207
第四章 生存艺术形而上学	209
第一节 生存艺术形而上学一瞥	209
一、“形而上学与艺术”	210
二、艺术根源于“生存”	211
三、艺术活动的三要素:创作、作品、吸纳	216
四、生存艺术形而上学的韵致:“艺术自身变成生存的功能”	225
第二节 关切艺术教育	228
一、生存论教育	229
二、艺术陶冶	234
三、作为陶冶的艺术教育	241
第三节 反省“审美冷淡”	246
一、“想象”	247
二、“游戏”	251
三、“审美冷淡”	254
第五章 生存艺术家专论	264
第一节 “患病的牡蛎”磨砺出的“美丽的珍珠”:精神分裂症艺术家	268
一、精神分裂症与现代文化危机	268
二、精神分裂症与艺术创作	274
三、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两种生存范型	281
第二节 斯特林堡、荷尔德林与凡·高:患精神分裂症的生存艺术家范例举要	286

4 生存·密码·超越

——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

一、斯特林堡:客观表现型的生存艺术家	286
二、荷尔德林:主观体验型的生存艺术家(一)	295
三、凡·高:主观体验型的生存艺术家(二)	303
第三节 作为理性生存型艺术家之范例的达·芬奇	308
一、“直观思维”与“艺术是超越存在的语言”	310
二、达·芬奇作品未完成性的生存论根源	315
三、“艺术成为哲学的器官”:一个理性生存型的艺术家	320
第六章 生存悲剧专论	327
第一节 “悲剧知识”	327
一、小引:生存悲剧论与生存形而上学	327
二、“悲剧知识”的历史性	330
三、“悲剧知识”、“前悲剧知识”与“后悲剧知识”	332
第二节 “失败”与“解救”	340
一、“悲剧气氛”与“英雄处境”	341
二、悲剧斗争与“人在失败中的伟大”	344
三、悲剧“解救”	348
第三节 “悲剧诠释”	357
一、“神话的诠释”	358
二、“哲学的诠释”	361
三、“诠释的界限”	364
第七章 “悲剧知识”与“轴心时代”	372
第一节 “轴心时代”与“唯一的结构”	372
一、“轴心时代”提出的人文线索	373
二、“轴心时代”与“唯一的结构”	376
三、科学技术“轴心”观与欧洲“轴心”论批判	380
第二节 “临界”超越与“境界”自觉	384

一、“哲学信仰”与超越之维	385
二、“生存的历史性”与“临界超越”	389
三、“生存形而上学”与“价值形而上学”之间的致思张力	394
第三节 从“自在的命运”到“超越存在”	398
一、“对待性向度”·“相对自由”·“自在的命运”	398
二、“环境”·“处境”·“临界处境”	402
三、结语：“生存”·“密码”·“超越存在”	406
主要参考文献	408
后 记	417

绪论 以生命直面生命：兼谈一种 “生命化”的研究方法

一、天缘的思想相遇

对一位以生命契入人文学术的研究者来说，问津学术，同时即意味着在根源处求索人生的真义。在此意趣上，文艺学不再仅仅是一门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形态的学问，而更应是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一种价值觅寻。在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转型期，那日趋一元化的商品交换法则既加速了文学的消费化与世俗化，也诱使当前的流行文学一味追逐即时满足与表演效果。一时间，快餐文学盛行文坛，时尚化写作招摇过市。伴随文学该有的形上之维的不断下委，媚美在蚕吞着崇高，造作在消解着真切，神圣在让位于卑俗，一言以蔽之，一种诉诸感官快适的美学原则正在挤压着文学意义生成的空间。面对此种文学处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们理应作出其理性审视和价值拷问。于是，背向日益闹剧化了的泛美狂欢，穿透由 20 世纪语言学转向和解构论的本体诘难所酿成的形下迷雾，我从内烛于灵府的“为人生”的文艺观出发，以生命的分量投注学术。适值孑然觅寻之际，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①以其生存在场的生命情调、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眷

^① 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汉译为卡尔·雅斯贝斯、卡尔·雅斯贝尔斯、雅斯珀斯、雅斯培等。本书正文统一使用雅斯贝斯；在脚注所列参考文献中，笔者尊重原译者译名。

注以及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美学,进入了我的视域。

这次思想的邂逅,是一段天缘。

相形于海德格尔、萨特、福柯、德里达等人所受到的礼遇,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在学界是较为落寞的,而其生存美学的遭际更是如此。近年来,雅斯贝斯的美学思想诚然已为一些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并偶有一些成果问世,但至今尚没有一部从学理上深入、系统地诠释其生存美学的专著。需要申明的是,我在此并无意替雅斯贝斯鸣不平,更无意借此来贬低海德格尔等人。因为海德格尔等人自有其研究的价值,而且他们已经并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构塑。毋宁说,我只想透过这个冷热分明的学术史事实,体悟其背后所潜隐着的时代精神处境。此外,我之所以心仪于雅斯贝斯,也并非奢望以此来填补什么空白,因为真正的人文学术研究只有探向人的本真生存的不断究问,而没有所谓“空白”可填。应该说,雅斯贝斯辐辏于“生存”(Existenz)的美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可资研究的学术价值。况且,在当前这个技术理性主义与大众意识形态日趋扩张的时代,重温雅斯贝斯,从封闭的“实存”(Dasein/existence)中唤醒自我贞定的“生存”,从逃避自由选择的“审美冷淡”中唤醒敢于自我担当的责任意识,从囿于单向度的功利之网中唤醒祈向超越的维度,这,无疑有其颇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最终选择雅斯贝斯作为生存交往的知音,乃是出自我的自我成全的责任感以及对人生不可或缺的超越之维的顾念。雅斯贝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责任”。一个人究竟选择与哪些哲人神交,也正印证着他的心灵为哪些心灵所撼动。“所以我必须有选择地学习。当我进行哲学思考时,我愿意以哪些哲学家作为根据,这对我来说是关键的。因为我在读谁的书、跟谁交谈,这决定着我自己思想。……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我选择了自我教育的道路。”^①确实,对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来说,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的自由选择之外。正是在此意趣上,人自己是自己的理由。当然,这从

^① 卡尔·雅斯贝斯著:《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根底处贞定的自由并不是那种失去超越矢向的放任自流。面对诸种可能性，一个人究竟向着人之为人的超越之维不断升华，抑或朝着被物化的可能性日益沉沦，这需要自由的个体运命自承地自作抉择。雅斯贝斯提醒人们，要想达到人类的水准，只有在会心于大哲学家们所作的哲学思考时才是可能的。“这一哲学思考是建立在大师们的深度、独立性、广度、思想强度以及内容的明确性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些大师那里，内容是浓缩的，几乎没有一页书是让你白读的。”^①因此，与这些大师们的神交“乃是我们自我本质真理的源泉，这样我们就不会失去已经清楚领会了的一切，不会再掉进早已看透了幻觉效果之中；这样我们就不会由于那在时间之中搏斗着的、把人类往他那最高的可能性方向引导的力量，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竭尽全力重新谈论这个题目，而在面对大师的时候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已经思考过了的明亮的空间里实现我们的自我，在历史中受到教育”^②。

可以说，与雅斯贝斯这样的哲人进行生存交往，我们自始都会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来自根源性探寻的“深度、独立性、广度、思想强度以及内容的明晰性”，同时也会愈益强化我们“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的使命感。这种生命间的翻译与引渡是在穿越时空隧道的精神王国进行的，并且只涌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心灵共振中。伟大的哲学家以其精神范本的力量在同一祈向上引导着那些企慕自由与超越的人们，从而成全着生存个体的自我生成。这一由“自由”与“权威”的张力所喻示的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我们能够自觉地把伟大的哲学家视为烛引我们的榜样，“他们的思想成为先于我们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可能性。去认识这些大师，他们同时是最具根源性的哲学家，乃是我们精神上跃进的原动力，在大师们的哲学思想中尝试着共同前进，也就是在行进中一直可以望得见带路人。那些我们所研究

① 卡尔·雅斯贝斯著：《大哲学家》，第28—29页。

② 卡尔·雅斯贝斯著：《大哲学家》，第31页。